



让历史告诉未来

——“人民日报70年作品精选”丛书巡礼

陈力丹

在今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迎来创办70周年的日子。面对摆在桌上的10本厚重的“人民日报70年作品精选”丛书，我不由地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创办的第一张无产阶级日报《新莱茵报》所做的总结：“报纸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每天都能介入运动，并从运动中心直接发言，日复一日地最充分地反映历史，在人民和人民的日报之间发生连续的、生动活泼的相互作用。”（根据德文原文重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10卷115页）在1848—1849年欧洲民主革命中，这张日报是真正的人民的日报，其影响力就如恩格斯所说：“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版4卷11页）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如其报名所示，在革命战争中一诞生，就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人民利益鼓与呼作为自身使命，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幕幕“在人民和人民的日报之间发生连续的、生动活泼的相互作用”的故事。

1953年，我来到北京最早的家——朝阳门内大街北侧的平房。我的记忆是从家里那架架黄色木壳收音机和《人民日报》开始的。每天早晨7点，收音机里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把我唤醒；早饭的桌上，父亲身边总放着一张《人民日报》，当时还是竖排。走到门口，晨曦中成群的小鸟围绕在高高的朝阳门城楼喧闹，城楼两边的豁口，东来西往的人流、马车、公交车熙熙攘攘。我从父亲与家人谈论报纸的新闻里，知道那时在抗美援朝，知道与父亲一起工作的白发女士叫苏联专家。《人民日报》是我接触时间最长的报纸，从有记忆到现在60多年了。读着每本“作品精选”，《人民日报》各类体裁的文章总会唤起我的记忆，激动而又温馨。

随手翻开《人民日报70年消息选》，恰好是1959年4月的综合消息《容国团夺世界冠军决战详》，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在世界锦标赛中赢得冠军。那时我小学一年级，不识几个字，但容国团在北京机场手抱金光闪闪的冠军杯照片，激励了多少人的报国热情啊，我就读的南中街第一小学因此有了简陋的乒乓球台。1966年“大串联”，我奔赴的第一个外地城市是武汉，因为向往那里的新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如今读到《人民日报》1957年10月的消息《火车飞驰过长江》，仿佛沉浸在当年的情境中，眼前仿佛浮现出那个欢腾的场面，那些到场的领导人：李富春、陆定一、何香凝、廖承志，还有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等等。

《人民日报》的通讯脍炙人口，记录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展现了人们奋斗的历程。1966年2月，在我15岁生日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从此，“焦裕禄”成为我一生的学习榜样，那时我初中二年级。3月，我成为共青团员。而1979年5月的通讯《分清

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则把我拉到改革开放初年《人民日报》鼎力推进中国农村改革那激情澎湃的日子。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民日报》的报告文学兴盛起来，影响全国。打开《人民日报70年报告文学选》才发现，《人民日报》报告文学的历史与报纸历史一样长久。读了1949年1月《人民日报》刊载的报告文学《英雄的十月》可以发现，后来所有关于辽沈战役的纪实作品（包括影视剧），其源头之一必在于此。《人民日报》的报告文学不同于一般文学杂志的同类体裁，而是着重于真情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是大叙事。例如去年8月发表的李青松的报告文学《塞罕坝时间》，这是关于河北坝上一片112万亩、历时55年形成的人工森林的叙事，置于习近平总书记一段关于国土绿化重要论述之下，于是具有了整体叙事的指导性功能。

《人民日报》的言论，特别是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一向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翻阅这次出版的《人民日报70年要论选》，被邓小平批评的1979年9月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仍然入选。显然，编者意识到总结经验与吸取教训同样重要。邓小平当时说：“《人民日报》对大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9月17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10月22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邓小平文选》2卷228页）党报评论，字字千钧。1993年冬至以来，人民日报独有的“任仲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文章，就体现了报纸对大局颇为准确的把握。此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刊发了任仲平署名文章《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今天重读，仍然可以感受到作者们那种胸有成竹、沉稳把握大局的气度。如今任仲平文章已经超过了100篇了，可敬可贺。

《人民日报》的理论文章也是闻名的，一个党要站在时代的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党的机关报更是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最近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报纸理论文章是郑必坚为建党95周年而写的《历史性“赶考”和中国共产党》，文章用毛泽东的形象比喻归结出这样一句结论：重新振起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而又大无畏的“赶考”精神。而留给人以历史性思考的文章，我首选1956年12月在《人民日报》连载两天的马寅初的长文《联系中国实际来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这篇经济学文章从实际出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切合实际的十个科学思考，现在读起来仍能感受到马老厚重的对共和国的一片赤诚。

《人民日报》在国际上是中国的代表性报纸，199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报纸之一。从我懂事时起，《人民日报》就是了解世界的最早启蒙老师。例如1962年发生中印边界战争，那时我小学五年级，我常与作为地图专家的父亲讨论报纸上刊登的中印边界地图。如今翻阅《人民日报

70年国际评论选》，很多文章都有一种老相识的感觉，例如1962年10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部署的长达1.5万字的国际评论《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至今读起来仍很有味道；现在论证中印边界问题，此文也不无参考意义。

《人民日报》的文艺副刊继承了毛泽东开创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光荣传统，文艺水平与思想水平是现在各级报中最高，有长久的美誉度。副刊的主要文体是散文，它的美是发散性的，淡淡的却源远流长。留在记忆里的初中语文教材的文章——《荔枝蜜》（作者杨朔），就是发表在1961年7月《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的。《人民日报》的散文，涵养人文底蕴，把握时代脉搏。我成人后读到一篇《人民日报》1956年12月发表的散文《第二次考试》（作者何为），至今记忆犹新，感动在心。文章讲述了一位声乐教授走访音乐考生的故事，发现这个女学生是因救助灾民而使第二次面试失利。教授感觉“这天早晨有什么使人感动的东西充盈在他胸口”，当即对她稚嫩的弟弟说：“只要告诉你姊姊，她的第二次考试已经录取了！”

回顾《人民日报》的昨天，很多人都会遗漏《人民日报》在党报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这次的“人民日报70年作品精选”专有一本《人民日报70年新闻论文选》。如果论资历和知名度，当首推老领导邓拓1959年9月发表的长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闻工作》。此文开创了人民日报关注党报理论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纯粹的学术理论研究，而是结合党报工作实际，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的对党新闻工作的思考。其中有思维启发，如安岗1981年的《研究读者是一门学问》，梁衡2002年的《谈谈新闻稿的生命力》；有经验总结，如范荣康1988年的《“两会”报道：新闻改革的实验场》、袁志发1998年的《辩证抓新闻》、李仁巨2000年的《思考的相机》；有历史分析，如许林1999年的《关注现实 记录时代 推进变革》等。面临互联网传播的新形势，《人民日报》关于党报工作有了新的研究视角，如叶秦秦2016年的《重新定义媒体：站在全面融合的时代》，崔士鑫2017年的《媒体融合：融到深处回归内容》等。

弹指一挥间，《人民日报》走过了70年。从河北平山县的里庄，随着党中央进京“赶考”进入北平，从王府井搬到金台西路2号，在党和人民共和国各段历史的重要节点上，《人民日报》均忠实记录了党中央的声音，自身也获得发展与成长。马克思谈到人民日报的发展时写道：如果人们打算容许人民日报有一个发展过程，那就应该容许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缺点。只有这样，好的人民日报，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会充分地体现出真正的道德精神，就像每一片玫瑰花瓣都

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并表现出玫瑰的特质一样。《人民日报》正是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实践着马克思所说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1卷396—397、352页）

2016年3月，《人民日报》副刊文章《一张老报纸》（作者高洪波）生动地讲述了生日那天友人送给他出生那年那天《人民日报》的故事。上面的每个字，从广告到定价他都认真看了，十分亲切。不论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发生过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他最后想到的是送给母亲，将这份生日礼物送给那天生育自己的母亲更有意义。中国众多的报纸里，只有《人民日报》最有这个资格，因其是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性报纸，与报纸同生同长的每个中国人，其生命的各个节点都可以与报纸联系在一起。

众多的媒介，包括互联网的各种传播形态，都不具有报纸这样的历史实物功能。广播和电视，以及现在的互联网，理论上可以无限保存所发布的信息，但我询问了多位著名网络公司的负责人，即使很近的2015年8月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的全部信息，现在要找都是很困难的——传播技术急遽发展，却没有人顾及历史了。但是，《人民日报》借助有形的“纸”这一介质，真实无损地讲述着由历史上的报纸所展示的历史。因而，最有资格说“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是保存下来的报纸。这部“人民日报70年作品精选”丛书，是70年来整体《人民日报》的缩编，最值得看的“全豹”之一斑。

告诉未来什么呢？尽管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变的心理理念可以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句话来概括：坚持党性原则，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人民日报70年作品精选”（全10册）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制图：蔡华伟

“聆听时代”的报告文学佳作

范咏戈

读罢陈新的长篇报告文学《蛟龙逐梦》，我的第一感受是：这是一部兑现作家对社会承诺的诚意之作。作家对社会应有怎样的承诺？要而言之，便是高擎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胸中有大义，心中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作为一位自身采访条件并不占优势的作家，陈新近年来因独辟蹊径接连完成两部长篇报告文学《蛟龙逐梦》和《嫦娥揽月》系列运载火箭探测器成功登月历程的《嫦娥揽月》，展示了我国在大国登月竞赛中的艰苦跋涉，不辍前行，终于走进世界前列，把五星红旗插到月球上的英雄壮举。《嫦娥揽月》在书写以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不畏艰险、为国争光之同时，本身也彰显了作家心中的大国情怀。

长篇报告文学《蛟龙逐梦》和《嫦娥揽月》一样，也是专业性极强的科技题材，书写的是研制深海探测器的“国之大业”——“蛟龙”号载人深潜器的研发历程。在处理这类题材中，陈新显示出“打通两界”——科学和文学两界的功力。《蛟龙逐梦》通过细致采访尽可

能占有了翔实的科学素材。从一般人不知道的深海到研制“蛟龙”号深潜器的艰难，从驾驶深潜器下潜的风险到海底的奇异世界等等，给读者带来了准确的科技新知和令人开阔视野的阅读享受。比如，深潜器下潜的深度代表着一个国家深海科考的高度，海下7062米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世界深海科考的第一梯队……

作品运用确凿数据和生动细节，引领读者走近“深潜”的世界。谁都知道海水越深，压力越大，但不一定知道深度每增加10米，压力就要增加一个大气压。在水深1000米的地方，海水可以把木材的体积压缩到原来的一半；在7600米的深海处，空气会被压缩成液体；我国深潜器要开到马里亚纳海沟底部，承受的压力会达到地面的1100倍。这是什么概念？一位美国地质学家打了一个比方，这差不多相当于将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整个倒过来，再把它的尖头放在人的大脚趾上。

报告文学不是故事，但以故事承载的报告文学则更耐读。科技题材的报告文学尤其如此，它除了要讲科学，还必须讲故事——故事诠释科学事件、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否则

便无异于一本材料汇总的科技报表。《蛟龙逐梦》中融入了许多趣味科学故事。如在“压力山大”的深海环境中，深潜后会发现7000米下的海参是金色透明的，霸王乌贼水中速度最快可达每小时150公里，可跳出水面7—10米等等，这些无疑增加了书的可读性。

当然，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点，还在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潜水员唐嘉陵的人物形象。唐嘉陵从小对海洋怀抱梦想，最终考取哈工大，又改专业当了潜水员。他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他的母亲为了供儿子上学，含辛茹苦，甚至卖掉房子，四处打工。而唐嘉陵为了报答母亲，用第一次获得的收入给“胖妈”买了一部手机。书中刻画母子深情十分动人。正如唐嘉陵在困境中悟到的那样：活鱼逆流而上，死鱼随波逐流。他因为不屈地奋斗而幸运，因为母爱的呵护而幸运，在“蛟龙”号的深潜海试中创造了诸多第一：在3000米级的海试中，在洋底插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5000米级的海试中，独立驾驶“蛟龙”号载人深潜器创造了最大下潜深度5188米、最长水下工作时间9小时14分钟、海底最长行驶距离累计3公里三项纪录；在7000米级的海试中，他

与付文韬驾着“蛟龙”潜到了海底7062米处，成为迄今世界上同类型载人深潜器最大下潜深度纪录的创造者，也是全世界职业型载人深海潜水器下潜最深者。唐嘉陵又在“蛟龙”号试验性应用中成为第一位驾驶“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搭载“乘客”的“深海出租车司机”——但是唐嘉陵丝毫不敢骄傲，自觉地把自己取得的成绩“清零”，因为他始终认为：这世界上有着数不清的第一，也没有打不破的纪录，一个人的奋斗人生，不能因为取得的成绩而有丝毫松懈。

在《蛟龙逐梦》中，作者充分展示了家国情怀、科学趣味、伟大母爱。唐嘉陵的动力来自于报国情怀，也来自于报答矮小“胖妈”的养育之恩。二者叠加共同塑造了唐嘉陵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蛟龙逐梦》是一部以人为经，以事为纬，情感细腻的“聆听时代”之作。它填补了当下报告文学的一项空白，而饱满的中国人“下海”的国魂精神，更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内外兼修”的品相。

《蛟龙逐梦》：陈新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我的几点读书心得

牟钟鉴

我这大半生主要做三件事：读书、教书、写书，教书和写书都离不开读书，书成为我精神生活的源泉。我从小喜欢读书，中学时已成习惯。后来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并被录取，于大学期间，系统阅读了大量哲学经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矛盾论》《实践论》等，在中国哲学史方面，细读了《四库章句集注》《道德经》《庄子内篇》《传习录》《中国哲学史》《新原人》和《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等，在西方哲学史方面，主要是读各时期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辑》。

毕业后进入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读了《资本论》，作了十几万字笔记；读《诗词格律十讲》，开始写点绝句和律诗，喜欢上唐诗宋词。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术研究向儒学研究、道家道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的开展，读书的范围不断扩大，儒家经学疏证、道教重要经典、佛教核心经典、西方宗教学代表性作品和民族学作品，不断进入视野。一方面这是研究的需要和推动，不过泛收前人、时贤成果便无法综合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大学教书的需要与推动，教育者先要受教育并在教学相长中提高自己。

我的读书心得是受前辈师长的熏陶加上自己积累的经验而形成的。关于读书，首先要在各类经典上多下功夫，打好一生读书的基础，尤其古代原创性经典如《四库》《道德经》《史记》等包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人生智慧的孵化器，在青少年时代便应阅读，夯实基石，一生受用。尔后百读不厌，结合自己不同时期的经历反复阅读，同时向贤者请教，方能领会其中智见，发挥引领人生的作用。

第二，阅读古代文史哲大师的著作要做到“涵泳”，即作同情地了解，深入经典内部，像水中游泳那样体味大师的本心，与他们作心灵的对话，又能在其中自由穿行，获得一种入其内而又出其外的觉解，这是冯友兰先生给我们研究生作辅导时所说的点拨。做到这一点便可与大师“心心相印”，有所会通，否则便是隔靴搔痒，或者以偏概全。书有各式各样，但凡传世之作必有其特色，读书先要吃透作者的用意和好处，然后知其不足，不要一上来就挑毛病，那是虚心，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第三，以读书为乐，使它成为一种精神享受。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真正的学习必须是乐在其中。书是智慧的海洋，汇集了人类文明的成果。读书能开阔认知视野，充实精神生活；要使自己不意味、有文化，必须读书。知书成为而读之，必发生兴趣，久之不仅习惯成自然，而且读书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就会活到老读到老，一间小书房就是一个大乐园。孔子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若能有两三挚友常在一起交换读书心得，乃至争论不休，则必相得益彰、乐趣横生。

第四，读中国古书，要能识繁体字和文言文，在工具书与历代注本的帮助下，可以直接面对没有断句标点的原典，这样就能在参考现代译注本的同时又不受其误读的局限。这可以训练的。北大朱伯崑先生给我们讲古代哲学史史料课时，让我们把原文生态的若干篇古代文言文作出标点，译成白话，一句对一句，不能大而化之，这使我们增强了阅读古文的能力。任继愈先生让我给1978级及以后的世宗所研究生讲授古代汉语，我参考了训诂学、文字学名著，养成了使用文史哲工具书的习惯，给研究生布置古文今译作业，结合问题作讲解，研究生的古典阅读能力有很大提高，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第五，鉴别创新。经典古书都有其普遍性与时代性，包含着常道与变道，今人读之必须站在当前时代的高度鉴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有所选择取舍，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南京大学原校长匡亚明提出读古典书“三义”说：把握本义（准确理解文本），吸纳他义（借鉴前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出己义（进行综合创新，作创造性诠释）。总之，读书要以文取义，活读活用，不以辞害义。

第六，读书要以“我”为主，分类型而读之。研究和喜欢中华文化的人，对文史哲经典要精读，对重要参考书要选读，对其它相关的书可浏览。各学科专业人士，对专业要典应精读，对相关他科好书可选读，对层出不穷新书可浏览，了解最新学术动态，发现亮点，择其有独特价值者再细读。研究中国学的学者，本着中体西用的原则，读相关书典时，要走近中国精神并把握其独特思维方式、话语风格，同时吸收外国文明成果，在会上中推出中国理论观点，不被西方话语所左右。这就是中国主体、世界眼光。

第七，读书要知行合一，在阅读中提升人生境界。中国儒道佛三家的书，讲的都是生命的学问，教人超越世俗功利价值、提高人生境界，同时明体达用、有益社会民生，千万不能把它们仅仅当成工具性的知识、服务于追名逐利的目标。因此读这类书要与做人相联系，有人生体悟在其中，并且加以践行。《中庸》说：“尊德性而道问学”，要求人们把品德修养与读书结合起来，随时解决一些人生困惑的问题，涵养君子人格。如果读书只使自己增加了一堆外在知识，在精神上并没有增加任何真善美的营养，这就是白读了。现在是网络时代，信息的提取极为快捷，它为志于道者提供了获取中外知识的方便，同时也会造成一批学业上的懶汉，不去认真读书，不作深沉体味，现成拿来就用，甚至利用网络信息拼凑学术或学位论文，这是违背学术道德的抄袭行为，不仅要用规章加以制止，还要使抄袭者明白这是害人又害己的事情。

以上几点读书心得，肯定是不完美的，但毕竟是我一生读书的真实感受，提供给读者以作参考。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